

第三世界的 成人教育

[印] S. C 杜塔 著

赖春明 艾湘玫 编译

谢亚平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世界的成人教育

[印] S. C. 杜塔 著

赖春明 编译
艾湘玫
谢亚平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易 新

封面设计：甘 莉

责任校对：刘翠兰

责任印制：马洪林

第三世界的成人教育

赖春明 艾湘玫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25 字数 98 千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303-03524-9/G·2398 定价：4.50 元

译者前言

文盲，是人类社会、文明、经济、生产发展的天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社会的人，没有知识，不仅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就是自身的生存，也受到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使国家在短期内发展起来，首先要抓的是教育。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均把扫盲作为一项国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有的国家甚至采取“全民皆教育”的政策，把全国所有识字的人都动员起来，包括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采取“一教一”，“二教二”，或“一教十”的形式，全面开展扫盲工作。这说明这些国家在认识上看到了扫盲的重要意义，而且采取了大规模的、有效的、持久的措施，并取得了效果。

从这些国家的扫盲工作来看，每个国家虽然发展历史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民族与语言构成不同，经济发展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要

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必须花大力气做好扫盲工作。集九国扫盲之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政府要高度重视；

第二、要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

第三、国家应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提供必要的设备条件，为扫盲工作创造较好的物质基础；

第四、扫盲工作应与职业培训、就业结合起来，采取各种形式，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把文盲吸引过来自觉的参加到学习中去。

第五、要把扫盲与文盲个人发展、“发家致富”结合起来，激励文盲学习的兴趣。

第六、扫盲工作要持续的坚持下去，防止新文盲的产生；

第七、要抓好“脱盲”后的继续教育，加大扫盲工作的深度。

等等。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文盲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扫盲工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这些国家的扫盲经验，对我国的扫盲不无益处，正是从这点出发，翻译了这本小册子。供扫盲工作

者参考。

本书介绍了十个国家的扫盲工作，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中国的扫盲情况介绍，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为了节省篇幅，在编译中省去。

谢亚平、刘建青等同志在本书的编译、校对中花了大量精力。在此，对他们热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在翻译中难免出现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1993.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巴西：“巴西扫盲运动”	(10)
第三章 古巴：群众扫盲运动	(24)
第四章 埃塞俄比亚：全国扫盲运动	(35)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就业扫盲	(44)
第六章 尼加拉瓜：扫盲圣战	(57)
第七章 坦桑尼亚：为一个新社会而扫盲	(66)
第八章 泰国：“能够思考”和义务教育	(78)
第九章 越南：“补充教育”的奇迹	(93)
第十章 印度：走向觉醒	(107)

第一章 引言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正受到贫穷问题的困扰，资财的缺乏使得它们无法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形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水平的低下。这些国家缺乏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的这种严峻的贫困局势表明了向这些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提供最低需求的必要性。第三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其规模和复杂性都是令人惊讶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实施群众性计划，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

第三世界国家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不足，而人口增长速度却居高不下。但这并未使它们丧失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毅力。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有必要迅速行动起来。但遗憾的是没有现成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一个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来建立、管理、维持新的生产、分配、教育、通讯、管理和社会公正体系是非常合适的。

人力资源开发不仅限于培养诸如工程师、医生、会计、公务员、法官和教师等高级人才，也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和家庭主妇的教育，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力资源开发更多地是针对农村里农民夫妇和新兴工业地区里工人

与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年轻时从未上学或过早地辍学，没有什么知识。正是对这些人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参与精神，进而促进国家建设的发展。

教育与发展

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理解。现在所需的是针对我们设想的各个步骤制订方针和合理地分配资金。做为一名成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无知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世界上大多数人将伴随着无知与贫困进入 21 世纪，这不能不认为是个遗憾。

无知与贫困总是形影不离，全世界 6.27 的文盲中有 70%，即 4.34 亿人生活在 11 个发展中国家里。这些国家是印度（2.43 亿），印度尼西亚（0.29 亿），孟加拉国（0.27 亿）、巴西（0.18 亿）、埃塞俄比亚（0.06 亿）、埃及（0.11 亿）、伊朗（0.11 亿）、阿富汗（1000 万）和苏丹（900 万）。

另外，还有 32 个发展中国家里文盲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它们是：布隆迪、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乌干达、中非、乍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博兹瓦纳、贝宁、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上沃尔特、海地、尼泊尔、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

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所以列出上述国家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扫盲的临界点，是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脱盲，如果这 43 个国家能够在本世纪 80 或 90 年代内达到这一要求，那么这些国家在进入 21 世纪时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前景。

贫穷与无知

在第三世界里文盲的数量与贫困人口相同并不是偶然的，穷人和被剥削者都是受教育最少的人。如果用图来表示，贫困的分布图同时也是文盲的分布图。无知是千百万人生存其中的贫困环境的一部分。贫困本身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因此，扫盲方案也必须做为改变社会不平等关系的计划的一部分，这种不平等表现在财产和资本的分配与占有的不平等上。成人识字计划在推动社会结构改变上具有一定的作用。普遍的成人扫盲是一项能带来希望的工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是在 70 年代中，成人文盲增加了 5 800 万，而同期识字者却增加了 35 800 万人，比文盲多六倍，这是许多国家为扫除文盲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也说明这些国家只要政府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无知是可以被有效地消除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积极推进成人脱盲计划，识字被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和寻求解放与发展的有效工具。从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时起，就经常敦促其成员国开展扫盲活动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

1967年至1973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世界扫盲实验计划”，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印度、伊朗、马达加斯加、马里、苏丹、叙利亚和坦桑尼亚执行的11个实验项目，希望通过这一计划证明社会经济发展中知识的潜在作用。这一计划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检验了“功能扫盲”或称为“针对工作的扫盲”这一概念。从狭义上理解，“针对工作扫盲”是指通过识字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无技术劳动者的能力。从广义上讲，“功能扫盲”包括健康指导、计划生育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

目前对“世界扫盲实验计划”的总结表明，这一计划具有许多积极和革新的意义。例如，通过这一计划制做了许多有益的指导材料，发展并检验了指导教育学方法，鼓励对在扫盲和基础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培训了大批国内和国际专家，并且对世界上的文盲问题给予持续的关注。但是实践表明，在此计划中对有选择的群体进行强化培训的方法，在解决大众文盲问题上的效果并不

显著而且也不很经济。

即使在今天，危机仍在继续。令人惊愕的是文盲数仍在增长。1950年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大约7亿，1960年为7.35亿，1970年上升到7.42亿。1980年达到8.14亿。而1990年预计达到8.84亿人，其中5.39亿为妇女。

上述事实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仅靠“选择——强化”方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制定相适应的新的战略。群众扫盲运动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许诺，但所幸的是我们已有了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虽然有些运动失败了，但有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因此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

扫盲运动

下面将列举扫盲运动搞的比较成功的例子。其中还包括一些除了开展扫盲活动以外，为解决文盲问题而采取其他措施的国家。成人教育工作者应当坚定在第三世界消除文盲的信念。所举事例将有助于计划制定者、管理者和实施人吸取他人的经验。由文盲问题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对人类的良知构成了挑战。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应与穷人和受剥削者挽起手来共同消除贫困和无知，这也是对人类的责任。

珀塞波利斯宣言中写道：“学知识不只是学会阅读、

写作和算术技能的过程，还是对人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贡献。即学知识能够为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获得觉悟创造条件。它同时也能激发创造力和参与精神，来制订能够影响世界的方案，并寻求一个真正的人类发展的目标。

新知识

为推动第三世界的发展，在农民、工人和家庭主妇之中传授新的知识，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技能是十分紧迫的。如同一些实施者和政治家所言：这可以通过非印刷媒体，特别是广播和电视来达到目的。毫无疑问，非印刷媒体能够为成年人提供重要服务，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媒体无力负担传递发展信息和教授新技能的全部重担，非印刷媒体只能做为印刷媒体辅助手段，充其量为补充手段，而后者却以识字做为基本技能。

很显然，非印刷大众媒介在它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增强了传播对象的依赖关系，大众媒介的使用者并非独立的信息消费者，他们必须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必须等待他们的问题得到解答。这里不存在双向联络。在通讯联系中，用户很少能做好主动的参加者，他们通常没有机会在这些信息中加入自己的东西，而只是做为一个接收者解释自己收到的消息。而那些依靠印刷媒体工作的人则没有感受到如此严重的问题。

学识与大众媒介

仔细检查就会发现，关于成人不愿学习写作和阅读，而喜欢听收音机和看电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成人文盲可能会对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很感兴趣，而对那些关于计划生育、营养、教育或蔬菜园艺方面的节目却不那么关心了。无论通过广播、电视还是图书，了解有关发展的信息的欲望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必须经过某种推动才能出现。从这点上讲，印刷媒体和非印刷媒体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关于应当允许学校承担教育当代和后代儿童的责任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关于先传播再扫盲的观点也一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要等到下世纪中叶才能通过初等教育的普级从而达到普遍脱盲的目的。这一过程过于缓慢，扫盲必须从现在开始。扫盲不能等到经济的发展已开始对掌握新技能的有学识的人产生大量需求的时候再进行。扫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间存在一种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扫盲工作应常抓不懈，因为学识即便不能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自我，也能给人们以新的视点。扫盲能使未来充满希望，它还会对不合理的结构施加压力使它们变得积极起来，即便在最不平等的条件下，扫盲也很有前途。

学识是一种归纳和证明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内在的社会证明能力，学识能将个人从自身的感觉和从属关系

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他新的文化、地位和能力。同时，自然科学文化的传播也要依靠扫盲才能达到，而且，扫盲也是建立福利社会的前提。

群众参与

一个群众性扫盲运动可能是解决那些多达 83 000 万，没有发言权又生活在贫困和无助中的成人文盲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群众运动必须有群众参与。虽然文化工作者可以做出很大贡献，例如制订总体规划，提供管理支持，并努力使得政治家们制订的这一政策能够持续下去，但这一切如果没有了大众的参加则毫无意义。

群众扫盲运动不只是识字和学习读写技能，而且在学习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同农业、健康、工业生产等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确，成功的扫盲运动是多方面的，涉及人们全部的生活内容。一个成功引导的群众扫盲运动应能使大多数国民投身于国家建设中去，通过群众运动，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改变他们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古巴和越南等国成功的例子证明，在群众扫盲运动中产生了新的身份，新的角色和新的附属关系。

扫盲工作者应当分清政府干部（包括雇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和代表群众或群众组织的干部的不同作用。这两类干部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哪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

加入这场运动，哪里的扫盲计划就应实施。消除无知与愚昧的事业也是反对贫困和不平等，争取社会公正、和平和人权的斗争的一部分。

扫盲：一项人权

文盲问题已对人类平等的原则构成了威胁，它不仅破坏了个人受教育的权力，而且成为阻碍人们享受其他权利的障碍。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总干事勒内·马恩所说：为了理解，选择和决定人们的需求，必须首先学会阅读。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联络愈来愈依靠符号作为中介，不会阅读就意味着与世隔绝。这种情形不会因为图形方法的推广而改善。

对于国际社会寻求的世界新秩序来说，学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人类分裂成有知识与文盲两大类别的情况下国际新秩序无法建立。同样，建设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和信息秩序的工作也不能仅由一小部分各个国家中的精英分子完成。大众必须懂得全球经济与政策，必须能够了解权力在各国间的分配以及权力的使用，应该知道是谁在为他们阐述这一世界以及是谁在决定我们的所见所闻。新秩序需要一个有文化的社会而我们必须为此努力，越早越好。如果第三世界想要告别停滞、倒退和绝望的话，他们就应为扫盲建立一个“迫切的气氛。”

第二章 巴西：“巴西扫盲运动” (MOBRAL)

巴西是南美国家。东临大西洋，西北与南边与除智利、厄瓜多尔以外的所有南美国家接壤。整个国土面积850万平方公里，由23个州，13个联邦领地和1个联邦区组成。根据1980年的调查，全国人口为119 090 865名，其中男性为59 146 099名；女性为59 924 766名，1980年城市人口占67.6%。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七位，人口中半数以上是白人，其中大部分是混血。多数人讲葡萄牙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巴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诞生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旧的经济模式开始被打破，在建立新工业的努力中产生了对训练有素的有知识的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60年代前期，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和社会矛盾重重而发生了1964年的革命，结束了巴西历史上的民主时期。新的军政府许诺要结束社会和经济的灾难，并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投资。社会和经济重建的事业是不容易的，尤其在经济水平很不平衡，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幅原辽阔的条件下。

社会的分裂也反映在教育系统中，而这种教育体系